

行走发现

走近九湾

□张敬仁 文/图



哪吒闹海文化公园。

近日的一个上午，驱车来到了九湾，参观了哪吒闹海文化公园，了解了九湾的历史，听当地人讲述哪吒闹海的传说。

九湾位于固镇东南，距县城45公里，是浍河濉河汇流处，因浍河从固镇城关至此有曲折九道湾而得名。

九湾历史悠久，由来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据说大禹治水时，就有河流穿越至此，至商代，人口增多，渐渐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形成了贸易往来的商埠码头，一时间商贸云集九湾，便有了原始的集市。据史料记载，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大兴水利，在浍河河流原有的基础上，拓宽了河道，降低了水位，减少了洪水对沿岸地区的危害，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自此历经多个朝代，直到二十世纪初，在黄河与淮河之间，九湾街一直都是著名的商埠贸易码头。

九湾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哪吒闹海的故事脍炙人口，在九湾，人人会讲。濉河入浍河口的北岸是九湾渡，南岸是陈塘渡（现在在陈塘渡口和陈渡村）传为陈塘关所在地。在渡口不远的河中，有一处深不可测的龙潭。很久之前，有人曾用4两红铁丝加上18斤铁丝，坠上一个秤砣也没打到底，潭面烟雾笼罩，终年不散，

水色墨黑，再旱不涸，再冷不冻。说潭底有一清泉直通东海，潭内宿有青白二龙，每逢夏秋之际兴妖作怪，推波助澜，使洪水冲破堤岸，淹没良田，吞噬人畜，为害乡里。南宋时期，陈塘关镇守李靖有三个儿子，三子哪吒天生异象，生出来是个肉蛋，是太乙真人使其化为人形。哪吒七岁时下河玩水，摆动布兜，顿时浪涛大作，惊动了青白二龙，二龙出水大战哪吒，战不过哪吒，只得逃往东海求援。东海龙王率虾兵蟹将倾巢而出，前来捉拿哪吒。哪吒手执项圈、手镯上前迎战，取下布兜化作高墙，洪水始终漫不过高墙，龙王战不过哪吒逃回东海，青白二龙再也不敢住在老龙潭，随着龙王逃之夭夭，老龙潭从此平安无事。后来百姓为了纪念李氏父子，在陈塘关东门外建起七进院落的大庙，庙中塑有左手托起七级宝塔、右手按剑而立的托塔天王李靖神像，人们又在九湾集南兴建哪吒庙，塑有三头六臂的哪吒神像，哪吒横眉怒目，注视河心，威风凛凛，时刻提防青白二

龙来犯，以保护平民百姓。如今浍河南面有一大片沼泽，传说是当年哪吒与青白二龙鏖战之地，称作“降龙湖”。湖面宽阔，荇草蔓生，这里长年水流漩涡，荇草倒伏，好像是二龙在这里盘旋挣扎留下的痕迹。九湾河口的“老龙潭”，位于现在九湾北瓦坊庄西面。每逢大旱，浍河底干涸得能过牛车，只有老龙潭是一潭清水，时常吸引周围村民前来围观。

如今的九湾，由现在的九湾街和瓦坊两个自然庄组合成了九湾居委会。2020年度通过实施美丽乡村项目对九湾街中心村进行提升改造，针对瓦坊村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环境破旧等问题，通过争取专项资金解决围墙、弱电入地、绿化亮化、大沟治理等文明创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取得了显著效果，2022年九湾居被评为第六届蚌埠市文明村镇。同时不断加强传统文化挖掘，2023年在哪吒闹海文化公园附近新建了一所哪吒闹海非遗展览馆，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展览内容上，以固镇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哪吒闹海”为主线，展现了哪吒文化传承由来，揭示了中华民族“抑恶扬善”与“护国济世”的正义精神，2023年，九湾居委会被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认定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投稿邮箱：4034444@126.com

蚌埠记忆

说说蚌埠的盐巷子

□刘俊清

老蚌埠的人都知道蚌埠有条盐巷子，这巷子就位于蚌埠市中心原邮电局的旁边，这是一条长约百米从青年街斜插至淮南路的小巷，不要小瞧这条小巷，它可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名街小巷。盐巷子实际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正名叫西保安里。当然，在它20米远的东边还有一条东保安里的小巷，很少有人知道，后来盖邮电局大楼时被征用了。

说来也怪，虽然名叫盐巷子，但巷里现在没有一家卖盐的商铺，就连70岁以上的老人都没见过巷子卖盐。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这里确实是盐商聚集的场所。在从南至北的巷子里有多家盐铺，每日来买盐的络绎不绝，不仅有本市的城市居民，更有郊县的农民，他们往往用布口袋五斤、十斤地采购。

据祖居生活在这巷子里年近八旬的王洪树老先生回忆：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祖上是从市西郊郑营来到盐巷子买地建房，是最早一批盐巷子业主。当时，巷子北出口的西边还有口水塘，他家大院南面是大片菜地，之后陆续有人在此建房便形成了之后的盐巷子。最早人住巷子的盐商是徐家和刘家，刘家还兼售碱块。在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前，巷子里卖盐的有七八家，从南至北分别是李家、吴家、周家、赵家、徐家、刘家和韩家，这些商铺大都在巷子靠西边的一溜房屋经营。其中，徐家的铺面和生意做得较大。那时，他们采购盐都是从扬州的淮盐，通过淮河航运成船运来，然后让搬盐工用麻袋把盐装上，再用架子车，一车车拉回家。盐商铺面往往是前店后宅模式，卖的盐全是粗盐。

然而，盐巷子的盐商其实是二道贩子，顶端供应盐销售商是国家在管理。不过，在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浪潮里，这些盐商大多被政府合并至盐业公司。盐巷子也从此没了盐，告别了盐商在此卖盐的历史。

你看，这就是当年盐巷子与盐的真实历史，当年可真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盐巷子啊！

要把盐用作地名的，全国到处

都有，如天津有盐官厅大街，盐官厅胡同，浙江有海盐县，江苏有盐城市，宁夏有盐池县，云南有盐源县，四川有盐边县，河北有盐坨村等……最著名的要数成都市中心的“盐市口”了，那是成都最热闹繁华的地段。为什么叫盐市口，往昔这里肯定有盐商在此售盐，可现在去肯定找不到一家卖盐的，全是一些大型商场和商店，这与咱蚌埠盐巷子没盐可买一样，历史就是这样的相似。

如果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知道，昔日的盐巷子北口处有个肖家烟酒店，店主是个姓肖的天津老头，他的店里有大量供人烧香的香火出售，甚至还有高档的檀香，天天香火不断，香气袭人。当然，他的老婆也与香有关，是个长年烧香拜佛的小脚神婆。紧挨老肖店的一家据说姓杨，他家对东有个大院，朱红的两扇大门上却刻有让人难忘的楷书对联，上书“忠厚传家远，诗书礼义长”，想必此户一定是一家有文化的读书人家。巷东边还有一个大院，院主是祖居此地的王家，拥有院内几十间房屋。王家向南有些是堆货的仓库。在偏南的巷东还有一条向东延伸的巷中巷，我两个姓孔和姓庞的同学在里面居住，再后来被淀粉厂收做职工宿舍。巷子的最东南口是杨家茶炉，是一家长年烧淮河水出售的老茶馆。紧邻他家的北面姓阮，阮家婆娘有时也零售食盐，而阮家的对门是米坊街卖粮食李家后门。紧邻李家的南边是盐巷子第一家卖盐的李麻子家。

要说盐巷子的光荣史，还应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盐巷子曾开有两个工厂，一个是木器厂，主要生产家具；一个是地方国营的皮革厂，皮鞋车间、帆布车间和皮箱车间及厂部科室都在这里，曾有四百名工人在此上班，产品曾销往全国各地。

现今的盐巷子却是旧貌换新颜，以往的那条从青年街斜插淮南路的巷道依然便利通畅，似乎还比以前宽敞了许多，并设置了多张供人休息的长条椅，地面也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而在拆除往日的旧房处新建的三栋大楼却迎来了百十户喜迁新居的居民。

乡间民俗

“送莲花碗”与“还莲花碗”

□吴高翔

“送莲花碗”“还莲花碗”习俗传承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位于淮河支流——茨河南岸的石山、柳沟等古村落至今仍然延续着这一习俗。“送莲花碗”从南来，好像观音下莲台，要问菩萨何处去，我给东家送子来”经典唱段、唱腔，让盼子心切的人家神情亢奋、开心释怀。同饮茨河水的人家都把参与“送莲花碗”当成“行善积德、增福添寿”的公益，只要听说要媳妇一年以上的人家还没抱上娃娃，就会确定相约“送莲花碗”事宜。

被村民们确定为“送莲花碗”人家也觉得脸上有光，能得到全村人认可，证明该户有人缘、品行端正。“送莲花碗”一般会选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办（也有八月十五送毛冬瓜的，在冬瓜上用毛笔勾勒出孩子的图案，赠送给没添子嗣的已婚夫妇，只是图个喜庆、热闹，只是单单为了衬托一下过节的气氛）；茨河流域多以“送莲花碗”为最。受益“莲花碗”带来子嗣的家庭自然而然的“做东”，担负着将装满吉祥的“莲花碗”接力传递的责任。

“送莲花碗”仪式感满满。一般

都会请来花鼓灯锣鼓班子助兴，也连带检验一下“碗头”的应变能力和望风说柳的本领。“碗头”也是发起“送莲花碗”的主事者，效仿舞龙队伍中的“龙头”领队演变而来，比拼的是个人阅读和“嘴上功夫”，在说说笑笑中“碗头”端着“四方官步”，神情并茂地唱起“送莲花碗”民间小调，多半效仿“四句推子”声腔：“从来没进新人房，新人房里人气旺，南海观音送子忙，焚香令俺送吉祥，莲花放在放牙床，生男育女有主张”。稍事休息片刻，端起茶碗润润嘴唇，接着唱道：“莲花碗一举五男儿女，莲花碗一放儿女满堂，一送人丁兴旺，二送娃娃爬满床，三送来年怀抱状元郎，四送好事成双，五送平安吉祥，六送福气满堂，七送“五子登科”，八送子孙绕膝，九送莲花结籽，十送翠竹生荪”。其间，“碗头”从一唱到十，每唱一句旁边的人和东家都齐声地附和：“唱得好、道得妙、说得是！”。

送“莲花碗”是全村庄集体为“一家人许愿”的民俗活动，有“送”也有“还”。还“莲花碗”的仪式比送“莲花碗”要隆重、“排场”。等待受

“莲花碗”恩泽的家庭孩子健康成长起来后，必须用心挑选“黄道吉日”，还愿表示感谢。一般会选在孩子在三、六、九、十二周岁年龄段举行“还愿仪式”，要把原来保存好的“莲花碗”取出，再精挑细选出一只同样的大碗，老碗糊上紫红的莲花瓣、精挑细选的新碗糊上大红莲花瓣，两只莲花碗，选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大日子”筹办，送“全帖”邀请参与送“莲花碗”的贵人欢聚一堂；此时，还碗的东家还必须从族人中另外选出十二个还碗的人，与送碗的十人正好凑成两桌，每桌选出一人为“碗头”，酒足饭饱之后，焚香鸣炮、敲锣打鼓、喇叭声声，引导着两支送碗的队伍沿着不同的方向朝着主事人家进发，由族人一路护送还回到原来保存“莲花碗”主事的家中。

“还莲花碗”最怕出现节外生枝的事情，抢“莲花碗”被民间视为很无奈的糗事，一般很少遇到。抢碗分为“武抢”和“文抢”两种方式，不管是“武抢”“文抢”谋划抢碗的人家要么在村庄里人缘不好，要么人气不旺，都是没有面子、也很无奈的事情。“武抢”是仰仗蛮力扰乱送碗的人群，毫

无征兆地夺过“莲花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抢走的“莲花碗”是不需要归还的。“文抢”是老艺人的绝活，全凭被要求的老艺人真功夫，方能技压群雄。记忆里，老艺人早有预备，迎着送碗的队伍唱着“十五里边都是年、好事喜事连又连，莲花宝座门前过，寒门盼得菩萨来；菩萨来、菩萨来，人丁兴旺送送来！”哀求的声调让人心软、感人肺腑。“碗头”和参与送碗的人们深受感染，心甘情愿地将“莲花碗”双手奉上。只不过“文抢”夺得“莲花碗”得碗的人家事后是要按照送“莲花碗”的礼节回谢。

石山湾、柳沟汉出彩的“送莲花碗”“还莲花碗”活动，送出的是祝福、祝愿，归还的是感恩、感谢，迎接的是和睦、和谐；是正月十五春节交替自然规律赋予“莲花碗”的特殊功力，还是上古元宵节推助“美好愿望”得以实现，无从考证。一只“莲花碗”穿越时空隧道，奉行的是邻里和睦、友善，传递的是同德、同心，许下的是祈愿、点亮的是诚信。至今，这一习俗依然承载着“成人之美”的古训，薪火相传。

乐在其中

读书忆往

□史宗荣

年近半百，回想过往，恍若昨日，少时读书的情景历历在目。上世纪80年代，资源匮乏。乡村的家庭除了孩子们读书的课本，其他书籍一般不常见。家里偶有一两本小人书，已经物以稀为贵了。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母亲是小学教师，相对而言，我家的书柜里的书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最深的是《武林》杂志，我痴迷于内页中的武侠小说连载，总是一边读，一边比画着武林高手的一招一式。有一次，母亲端着一碗稀饭走过我身旁，我一个白鹤亮翅打翻了母亲的稀饭，好在母亲手里的白色瓷碗争气，掉在地上完好无损。我悬着的心才落地，冲着母亲做了一个鬼脸，兔子一样跑开了。

后来，上了初中，学业繁杂起来，我一头扎进了茫茫课本里。课外读物从我的视线里销声匿迹。我知道，那些书本以外的书籍是越来越多了，它们有自己的书山、橱柜，

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高中毕业，到了省城合肥继续求学，我成了图书馆和校门口书店的常客，终于实现了读书自由。按照老师推荐，读了相关专业性的书籍。至于国外名著，我一直味同嚼蜡。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武侠小说。金庸是我阅读世界里的巍峨山峰。他是写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名家，是提笔挥洒“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在我的精神意识里，男孩子必读金庸一两卷书。

工作以后，读书成了一门必修的课程。自己有时候就是一个搬运工，新华书店、地边书摊、当当网都会留下我购书的印记。随着日子的叠加，岁月的冗长，越来越喜欢反复说过的这段话：“书便宜，但知识不廉价，读书不一定功名成就，不一定让你锦绣前程，但它能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章，嬉闹有度。”

有人说，读书，就是将别人的思想变成一块块石头，然后建造自己的思想殿堂。《天道》里有句话：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大脑，走不出自己的观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么多年，我读过的书，一些细枝末节都忘了，剩下的部分，逐渐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有的融入了血液，有的扎根于骨骼。读书多了，我似乎明白了人间的冷暖，看清了自己的长短，领悟了母亲说过的一些话语。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把转椅，捧着一本书，纵览古今，品读中外，感悟妙处。在书中和孔子探讨教育，向孙子请教兵法，与司马迁纵论天下，跟金庸仗义江湖……这样的境界，岂不美哉？而今，母亲已经归于尘埃。“字要一个个念，书要一本本读。”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耳畔。母亲，这本书，一辈子读不完，也读不透。



一枝春 欧振宝 摄